

爱周刊“情感倾诉”热线:13675161789

欢迎讲述你的爱情,我们用心记录发生在这座城市里的动人故事。倾诉联系方式以本报公布为准。

QQ:2118955361



主持人:乐媛,80后

说出你的故事、倾听你的声音,生活没有想象中的好,也没有想象中的坏。

城|市|故|事



倾诉人:晓然
时间:9月6日
方式:电话连线
记录:爱周刊记者 乐媛
为保护当事人隐私,本故事已在细节上做技术处理,文中人物皆为化名,请勿对号入座

人物:晓然 勇宁 瑞妍
关键词:密码日记 相册 礼物
主题:勇宁生日的前一周,我发现他的QQ登录不了了。密码试了几次都错误,我赶紧给他打电话,“你QQ是不是被盗了?”

ATM女友

分到两个校区

来南京不是我的本意,计算机也不是我的强项。

填高考志愿时,勇宁说要填一个地方,异地恋很容易分手的。分手这个词吓了我一身冷汗。“你去哪我就去哪。”我必须表现得义无反顾。

勇宁说最好是能在一个班,这样就可以手牵手去上课。高中生的恋爱,既要防家长又要防老师,进了大学终于可以爱得高调。

“到时候你可别嫌腻。”勇宁半闭着眼睛躺在座椅上的样子真是醉了。

“把你的志愿书拿来。”勇宁填好了志愿书,又开始填我的。除了姓名、性别那几栏个人信息,其他的都是一样的。他终于安心,“没有人能拆散我们了。”

我的心却被恐慌填满,“父母问起来怎么说?”他们希望我去上海。外语是我的强项,从很小的时候起,我就想当个翻译。学计算机的都是男生吧?一个班里不会就我一个女生吧?我的脑子里集结了好多问号。

勇宁唱起了勇气,“爱真的需要勇气……”我心里的歌词却是爱的代价。

为了志愿的事班主任专门找我谈话,“你的成绩可以考更好的学校,这是一辈子的事,千万不能冲动。”

我想爱情也是一辈子的事,如果非要有人做出牺牲和让步,我希望这个人是我。

录取通知书下来了,我俩都傻了。虽然在一个学校,却被分到了两个校区,勇宁去了仙林,而我被分到了浦口。更让人绝望的,是我的专业也阴差阳错成了通信工程。这让我不得不赶紧补课,查查这个专业到底学的是什么。

我还上网查了地图,从浦口到仙林,两个小时的车程毁了原来心中所有的美好,不能手牵手上课,不能一起自习,连天天见面都只能想想。

勇宁不知从哪里找来一根烟,很不熟练地点上,抽了一口,呛得咳了半天。

好在还是一个城市。我安慰勇宁,坐公交就可以到,电话也都是市话,打得起。

像个保姆

班里的女生少得连一个宿舍都住不满。我们只能跟别的专业拼起来住,很不方便。军训也像插班生一样分别插进别的班级,连说话的人都没有。

趁着点名册上还没加入我的名字,教官也还没来得及搞清楚状况,我偷偷地溜了出去。从浦口跑到仙林去找勇宁。

勇宁的电话一直没人接。两个小时的路程,我的手机都快打没电了。看来惊喜真的要留到最后了。我买了好多勇宁爱吃的零食、水果,背包被撞得鼓鼓的。我想象了勇宁见到我的表情,心情好得差点爆表。

勇宁以为我是在玩大变活人的魔术,他问我是不是得到了刘谦的真传。我这种级别的路痴,第一次就顺利地找到了目的地,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

我说刘谦真的来帮忙了,我把背包拿给勇宁,“还买一送一。”

这只是开始,以后的每个周末,我都像大

变活人一样,乘最早的一班公交,带着准备好的零食和生活用品去仙林。

勇宁一个月只有500块的生活费,男生们总要有些应酬。能帮勇宁分担的,我都会不动声色地做好后勤工作。从最开始的零食,到生活用品,再到衣服、剃须刀、被子、皮带,只要勇宁需要,我都会从自己的生活费里留好预算。

我和勇宁的关系也好像从男女朋友变成了照顾和被照顾的家人。大多数时候,我都是在扮演保姆的角色,电话里叮嘱勇宁不要老去包夜,烟也能少抽就少抽。他有什么需要,我都一一记下,周末一起带去,有时候还会把他的脏衣服脏鞋子带回来洗。

勇宁跟我的话越来越少,有时候会嫌我烦,生活费不够的时候,会表现出少有的温柔。ATM女友的悲哀心知肚明,但勇宁需要的时候,我又怎能袖手旁观?

钱都会还给我

为了不让我们的生活里只有生活的琐碎,我也学着别人的样子弄些小女生的浪漫。我做了本手工相册,还买了本日记本。我们把从高中起一起拍的照片都放进相册里,日记里更是写了我们在一起的点点滴滴。我想等勇宁生日那天,把这些当做生日礼物送给他。

勇宁生日的前一周,我发现他的QQ登录不了了。密码试了几次都错误,我赶紧给他打电话,“你QQ是不是被盗了?”

勇宁支吾了半天,说是自己改的密码。他觉得即使再亲密的两个人,也需要有私人空间。

我不知道勇宁要私人空间储存什么,但一定是不想让我知道的。至于不想让我知道的事,我有种不好的预感。

第二天一早,我连课都没上,就冲到仙林。我知道那天勇宁上午没有课,也知道他会这样的日子睡到中午。

勇宁的电话一直没人接。我给他发了好多短信,希望能见他一面,却一条回复都没收到。

公寓旁边的食堂门开了,飘出的饭香提醒我已经从早饭等到了午饭,如果再这样傻等,可能真的要白来了。我在男生宿舍门口找了个学生帮忙,请他去跟勇宁说,如果他再不出来,我就闯进去。公寓门口“不准带女生进男生宿舍”的注意事项写得清清楚楚,下面还有具体的处罚说明。

勇宁终于回我短信了,他让我到学校门口公交站对面的山坡上等他。

我就这么见不得人吗?当初不是他要高调恋爱的吗?我猜他肯定是怕我见到什么人。勇宁的话证实了我的猜想,他说想分手。勇宁的手机桌面也已经不是我的照片。勇宁好像并不介意我的新发现,“这是瑞妍,我们谈了有段日子了。”

勇宁抽烟的样子已经比两年前熟练很多,身上的衣服好像也都换成了名牌。他让我说个数,他用了我多少钱,瑞妍会帮他还。

记者手记:爱情不是你想买,想买就能买。他的离开,是你的福气。☹

倾诉人:晨光 时间:9月5日
方式:QQ聊天 记录:爱周刊记者 乐媛
为保护当事人隐私,本故事已在细节上做技术处理,文中人物皆为化名,请勿对号入座

人物:晨光 素云 泰名
关键词:网友 月饼 看病
主题:我看到一个男人坐在轮椅上,素云正拿着新买的手机玩自拍。



漫画 付业兴

轮椅上的网友

想去找网友看病

素云跟我说泰名只是网友,我信了。泰名跟素云聊了两年多,去年中秋节,泰名给素云寄过月饼,素云也亲手绣了十字绣作为回礼。素云说这叫礼尚往来。虽然对素云的上心有点不高兴,但想到素云全职在家,儿子又大了,有几个网友也很正常。

上个月,素云颈椎病犯了,想去找泰名帮忙看看,她说泰名是这方面的专家。

泰名家在福建,考虑到路途遥远,我就在连云港老家找了个医生给素云先看看。专家让素云拍了片子,还做了核磁共振,“问题不大,但要注意多活动,不可以长时间低头,或长时间上网。”这话好像是说给网瘾少年听的,我觉得好笑。

素云却一脸痛苦,一副病人膏肓的样子,“不可能,我脖子一动里面就咔咔响,腰也疼得厉害,夜里疼得睡不着。”

我让医生再仔细看看,医生把片子拿给我看,你看骨头都是好的,脑子里也没长什么东西,放心吧。我让素云多在家休息,打扫卫生,一天三顿饭,我都包了。我把每天的作息时间重新调整,六点起床,买菜烧饭。除了早饭,我还要把午饭和晚饭都做好。

我有一个加工厂,因为经营不善,欠了些钱。等工人们都下班,我还要到朋友的公司里帮忙,挣点外块,以贴补厂里的不足。关掉加工厂的话,素云跟我说过很多次。只是,我不想就这么轻易放弃。加工厂的设备有些落后,造成生产跟不上。等我再积累些资金,买了新设备,一定能以转亏为盈。

有时候回来晚了,看到素云上网或者看电视,我都是自己煮碗面。即使这样,我也从没埋怨过她。我觉得男人在外面挣钱天经地义,欠债是我没本事,没有给素云好的生活,我心里充满愧疚。只要她不嫌弃我,我也不应该对她有要求。

新买了手机

素云的颈椎病好像越发严重了。有天早上,她躺在床上说自己起不来了。我吓得不轻,赶紧打120,素云却没同意。她要打电话给泰名,“泰名说过,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千万不能乱动。”我把手机拿给素云,希望这位名医能把她的病治好。

按照泰名的方法,素云果然很快就好了。素云怪我带她去看的是庸医,“万一延误了病情,我瘫痪了,你得照顾我一辈子。”

素云催我帮她买车票,“一定要去找泰名做个系统的检查。”我不敢耽搁,连饭都没顾得上吃,就直奔车站买了当天的车票。

回来的时候素云已经收拾好行李,一脸兴奋,完全没有检查身体前该有的焦虑。

说实话,素云一个人去这么远,我真的不放心,怕她遇到骗子,或者出现意外。我把多年不听的收音机带在身上,调到新闻台,唯恐错过什么突发新闻。

我一直跟素云发短信保持联系,她回得很短,“好,恩,行。”可到了福建,素云竟然关机了。一直到夜里,素云手机才开机。

我问她怎么手机一直关机,病看得怎么样,医生怎么说,吃饭了吗,住哪里。

素云却只说了一句,“帮我买周日回程的车票,再给我卡里打2000块钱。”

“为什么要等一个星期,不是说两三天就回吗?”我担心素云遇到了骗子。

素云说还要做其他的检查。我想跟素云视频,她说不方便,电话又挂断了。周日在站台上看到素云时,她跟我炫耀新买的手机,却对之前担心会致瘫的病只字未提。

家里像被洗劫

我让素云把检查的报告、病历拿给我看。她说报告要下次去再拿,因为是熟人,就没写病历,反正下回还要找泰名看。

“怎么还有下回?”我觉得这病看得有点离奇。

素云说隔一个月还要去复查的。到底是个什么问题,复查查什么,问了半天,素云也没说出个所以然,总之就是一句话,泰名很厉害,一定会治好的。

泰名到底是个名医,我上网搜了福建好几家医院都没找到他的名字。素云挺不高兴,怪我不相信她。

不是我不相信她,是疑点太多,还有那个手机,要好几千块,加上我后来打到卡里的两千块,素云的钱都不够买。

素云说是泰名送的。至于理由,就是见面礼。

不是去看病的吗?怎么又成了见面礼?问题越来越多,素云也越说越乱。

复查的时间还没到,素云就自己买了车票去找泰名。

那天是给工人发工资的日子,我出门走得急,忘记带卡,想让素云送来。素云手机和家里电话都打不通。

回家一看,家里像被洗劫过一样,大衣柜的门是开的,床上堆满了衣服,衣柜上的行李箱也没有了,一起消失的还有素云的衣服、洗漱用品和我的银行卡。联系不上素云,我差点报警。

我把能找的地方都找了,看看素云有没有给我留下纸条,给我解释发生的一切。在衣柜的一个角落,我发现了一个月饼盒,上面的快递单清楚地写着泰名的地址和手机号码。

我打给泰名,手机停机了。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,我非去不可。

从车站到泰名家,先要坐一个小时的公交,再转黑车面的。司机用我听不懂的方言让我加钱,大概是油费贵,路不好走的意思。我想不出这样一个地方对素云到底有什么样的吸引力,素云口中的名医怎么会住到这么偏远的地方。

面包车停在一个久经失修的两层楼前,司机让我下车。我看到一个男人坐在轮椅上,素云正拿着新买的手机玩自拍。

记者手记:除了离婚,晨光别无选择。只是他想不通,为什么自己付出了那么多,妻子还会离开。更让他想不通的,是妻子竟然找了一个比自己条件还差的男人。很多时候,单方面的付出不是感情,双方都付出才是感情。